

後漢書

列傳

卅六

左雄周舉黃瓊列傳第五十二

左雄傳

范曄後漢書六十一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
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
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求
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
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
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



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

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

可獨為白王之清潔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

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危以為警戒實有王臣

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謨謀也即尚書

類也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

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曰臣聞之柔遠

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

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曰在知人安人

則惠黎民懷之尚書臯陶謨之詞分伯建侯

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

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

雲也淒淒雲興貌祁徐也言陰陽及幽厲昏

亂不自為政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褒豔用權

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

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言人畏吏如虺蜴也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羨

謂皇甫為卿士仲允為膳夫家伯為宰番為

司徒嬖為趣馬聚子為內史馮為師氏也厲

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
之國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今之人皆如
是傷時政事見詩小雅番音方
元反緊音側流反搗音詁禹反
宗周既滅六
國并秦阮儒泯典剡革五等更立郡縣剡削也五
等謂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
民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
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楊雄
長楊賦曰秦窳窳其土封豕其人也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
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
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

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
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
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
則下不安業又於此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
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
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
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
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漢初至今三百
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

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
 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
 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
 戮生於睡皆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
 讎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闕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也○劉放曰注畜貨聚焉案國語作聚馬
 此誤
 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與
 同疾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
 成於朞月朞匝也謂一歲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

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罪而引

高或色斯以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

前人之顏色也列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

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

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

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勳百數鄉官部吏職

斯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

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紛紛不絕送迎煩

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

令之墨綬猶古之謂侯墨綬謂令長即拜爵古子男之國也

王庭輿服有庸謂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

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

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

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

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

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

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甚也音人林反

寬其負筭負欠也筭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

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

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

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

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去云中興也流光

垂祚末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

偽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

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

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

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皆地

震裂水泉涌出四北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
災異以為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
殺人其國有兵又上疏言宜密為備以候不虞尋而
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
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
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為寇
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犯法舉宗群亡宜及
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
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

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
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負各十人
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
諸王國郎者百二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
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宜協風教若其面牆
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
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
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用一家之學故稱家文吏課牋
奏副之端門練其於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

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
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
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
西人也寬裕博雅好學樂道
隨父慎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半禮記周
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
才除渤海脩令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
遷琅邪都尉也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竒不拘年齒詳見順
帝紀
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
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
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

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
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
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
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
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
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為濟陰王乳母
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
有謀遂封為山陽太守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

梁商子翼襄邑侯臣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
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
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
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
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
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
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
異誠不宜進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
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

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
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
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
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
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
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
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
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
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

以其無義也夷齊_見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
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
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
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
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
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
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不絕
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
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

事非機急宜過災危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
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
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
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
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
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
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
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遘失爵是
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

促步又加以捶撲唯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
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禮記曰公
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孝明皇帝始有撲
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
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
臺閣以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
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又在司隸吏舉
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
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

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
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
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下
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
我矣吾舉厥也而中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
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傳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
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
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

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即陳禪以爲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群臣議者咸以爲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穎考第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羨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傳也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

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今奉太后率厲群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倂音丑良切代郃爲司徒舉猶爲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倂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廷謂順帝也雖韓彭吳賈

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爲順帝也

雖韓彭吳賈

之功何以加諸

韓信彭越吳漢賈復也

今忘其大德錄

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

未去宜急表之俛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

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

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

何以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

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俛

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

平丘

縣屬陳留郡

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

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

置章御坐以為規誠

章謂所上之書

舉稍遷并州刺

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

禁

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

遂不出而焚死事見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無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

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

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

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列乃作帛書

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

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

先賢傳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列刺史

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

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

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

坐德陽殿東廟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

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

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

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

夙興夜寐思協大中

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

中也言立大中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

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

五品五常之教也書

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訓亦遜之義群司素餐據非

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

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

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

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

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

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

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陰陽閉隔則二
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
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
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
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
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
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入亦復
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
無配偶逆於天心也歿終昔武王入殷出傾宮

之女

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間出傾宮之女於諸侯

成湯遭災以六事克已

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

邪苞直行邪讒夫昌邪官室榮邪及謁行邪何不雨魯僖公遇旱而自責祁雨解見楊厚傳皆

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
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
益也又下列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
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
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

能致也晏子春秋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

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

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惡知往古

誠宜推信軍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

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

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

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

感天不旋日易統覽圖之文也惟陛下留神

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世僕射黃瓊

問以得失舉等並對以為宜慎官人去介貪

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特

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舉獨

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群臣別

彼列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

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

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

司隸校尉永和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

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

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群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

天昏

杜預注曰短折曰昏

春秋王子猛不禱崩魯

子野不書葬

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襄公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

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

稱謚灾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

常桓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河伯河

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為蜀

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

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

于洛水

周官氏女至掌歲時祓除鬻浴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也司馬

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官人皆絜於東流上自洗濯祓除為大絜也舉時稱疾

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

齷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蔡文曰齷露今之挽歌也

崔豹古今注齷露歌曰齷上露何易晞太僕

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

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

宋公語相泣樂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去之何以能久也

親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

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

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

顯親殿問以變青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

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

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

可危懼書曰僭恒陽若尚書洪範之文也孔安國注曰君行僭差

則常陽順之也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

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列郡察彊宗

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藥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

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

河內太守徵爲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

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

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

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

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

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

曰逆祀也事見左氏傳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

先公爲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以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

將工二公之位親
盡故通言先公也
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

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

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

祿勲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

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為宰相深

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勲汝南太守曰昔在前

世求賢如渴封墓式問以光賢摛尚書曰武王入殷封

比干墓軌商容問故公叔見誅翁歸蒙述所以昭忠

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戊請謚於君君曰昔者

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餒者不亦惠乎

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文乎謂子貞

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為右扶風宣帝下

詔褒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風帝揚厥

聲故曰蒙述也○劉放曰注尹翁歸為右扶

風案文少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侷夷魚伯夷史魚

也忠踰隨管隨會仲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

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咨在禁闈有

密靜之風予錄乃勲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

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
良為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

雅也。箴謀也。每疾也。戎汝也。錫賜也。祿福也。

其令將大夫以下到

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

之節焉

詩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絀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子勰音叶

勰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

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為知命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傳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求

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夏

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契及素伐有司劾不

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

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

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

頌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州故嵩陽縣西北

山上呼萬歲聲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

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論語孔子曰

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

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

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

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

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

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王對楚

客有歌於郢中者為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

人是其曲彌寡近魯易樊君彼徵初至朝廷設

壇席猶待神明

樊英也 樊英傳

雖無大異而言

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閒者以

來卦位錯謬

易乾鑿度曰來卦主一歲術常紀二十紀為一節首即置積節首歲數加所

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未筭即主歲之卦也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曰
闡月散謂不精明也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陸

下宜開石室案河洛

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

外命

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不黜臣前頌陳乞青并薦光祿大夫樊英

太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
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

耆有作者七人之志

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

宋張柳下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

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

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

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

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兩澤

不澍比于九月人大驚懼率群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緇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道况等九人日華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

謗請以身塞無狀也。劉放曰退舍南郊天

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

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

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

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

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

從善擇用嘉謀則灾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

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

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

宜父廢上䟽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
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
勤以先群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
魏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
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魏文公諫曰夫人之大事在農上帝之采盛於是乎出故繆為太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日月氏于太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瓊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瓊音扶發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

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
成湯之不忘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
加詩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書加日文王至于日中吳不遑暇食今廟祀

適闕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
之心不欲屢勤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
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
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
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
不集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厲風見呂氏春秋也迎春

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
氣以致時風五經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
成萬物得以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
時育生之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
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
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
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
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
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

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
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
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
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
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
之勲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
土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
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劉放曰正文以宜比
周公案以宜不成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
文理當作宜以

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

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

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

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位以

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

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今諸侯以戶邑為

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

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高祖

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

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

戶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

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

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

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

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飾舉者亦不加

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

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

阿附免廢復拜瓊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

阿梁氏乃封為祁鄉侯說文云祁頰川縣也

國元始二年更名曰祁音元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

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
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
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
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五侯謂左
棺徐璜等四年以寇
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
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
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
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
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

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
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
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
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
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
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
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隳民
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
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

林泮水喻危陷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

形之世形兆也言夫有天下崇禮義於交爭

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

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

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

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

勝政諸梁秉權賢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

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

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勢回天

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

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口木舌也塞陛下耳目

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

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

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賢愚切痛海內傷懼

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

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疏曰夫抱

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弘農杜衆知雲所

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

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
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
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
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大台則麒麟不
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嗟哉
洋洋立之不測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
賢大夫也趙簡子不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
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在聞刳胎殺夭則
麒麟不至郊數涸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
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
也事亦見孔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
子家語文也

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
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
群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
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
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竝
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
於沙礫抵投也音緘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
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鮮見冠榮傳伯奇
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房子伯奇
後母于伯持後母欲其子立

為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遣見乃逐伯奇也○劉放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是尹吉甫事王國未詳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驚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未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三者數之

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為名者取其深之極也其年卒持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即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副本請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

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久次謂久時居官次也時權富子弟多以入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音乃來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王暢

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墮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

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列牧時寇賊陸梁
列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
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
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
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
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
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
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
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

而前

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
司馬皆死勝抄劍而奮之於屈廬曰子

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
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今子殺子叔父而未福於廬也可乎且吾聞
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
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
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焉

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

解見焉

吾雖不德誠

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

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

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

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賤

爵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祿之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

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

賜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

率正一不滴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

謂之誣誣者天子緇之一緇以爵再緇以地

二緇而爵 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

地畢也 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

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

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

厚之屬榮路既廣舛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

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

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

○劉放日

案文當作 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

因時識宜 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

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開稱

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

致而號余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

喝喝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
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
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
忘其拘儒拘儒猶補俠也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
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人咸事若李固周舉之
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
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蘓章种
嵩藥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
王龔張皓虚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

違即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
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
力帷幄容其謦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
軌豈其遠而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顧德

繼興顧大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

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彌縫猶補合也詩云袞闕有闕

惟仲山甫補之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犂鑿入

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

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
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
灾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廣雅日所以傾而
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
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下
蕃彙類也易日以其登朝理政竝紓灾昏紓
也音式瓊名夙知累章國疵疵病也琬亦早秀
余反位及志差志意差舛不能遂
也差音楚宜反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學正王師道校正

荀淑字季和，穎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少也，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范滂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范曄 後漢書六十二

荀淑傳

子爽 孫悅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

也。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少

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

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

塗長。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

固、李膺、范滂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

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譏刺梁氏，故出也。莅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弃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禮記曰：事師，至死，心喪三年也。二縣皆為立祠，有子八人。儉緹靖肅，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緹音昆，肅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注，非專本，或作敷。初

荀氏舊里名西豪

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

穎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

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今

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

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

皇甫謐高上傳

日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

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

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及卒，學

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穎陰令丘濬追號靖曰玄行。淑兄子昱，字伯條，曩字元智，昱為沛相，曩為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

閹宦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織罪必誅昱
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
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譖音息幼而好學年十二能

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

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

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

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田臣

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

故其德為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其象在周

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易說卦曰離

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

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

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

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平

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

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

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盡謂盡其今之公卿
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

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也。遺忘也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事見論語致猶盡也極也春秋傳曰上

取

之所為民之歸也。左氏傳臧武仲之言夫上所不為而

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

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

制。劉劭曰案文以自當作自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

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

傳之文也何休注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

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憚難也天下通喪可如

舊禮。禮記曰三事之喪臣聞有夫婦然後有

天下之通喪也。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入知所厝

矣語見易序卦也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

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易乾坤至離為上經咸恒

至未濟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繫辭也夫

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嫫降二女於媯汭

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堯帝之女

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修勤婦道易曰帝乙

歸妹以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

陽交通之時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察史記紂父名帝乙

此文以帝乙為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

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

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公羊傳曰夏單伯逆

王姬單伯者何呂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加使逆之逆之者何使我主

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為主尊卑不

敵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

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

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

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皆易繫辭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

妃后。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崑山象

夫，卑澤象妻。崑猶高也，易艮下兌上為咸，艮

感也，山澤通氣也。夫婦之相感也。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

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

身，則乾為入首，坤為入腹。易說卦遠取諸物，

則木實屬天，根莖屬地。莖音陽尊陰卑，蓋乃

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

婦。儀禮士冠禮為始，士婚禮次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

尚主之制，以繩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

孔。式法也。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

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臆咸備，

各以其敘矣。臆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

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昔者聖人建天地之

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

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

廢禮者則禍殃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一娶九女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左傳曰昔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為逆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乎節宜其氣也○劉敞曰注昔晉侯有疾案文多一昔字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

傾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為璇室瑤臺以臨雲雨紂為傾宮解見桓

帝紀也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

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事見尚書無逸篇其詞與此微有不

也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

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

軀誠可痛也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臣竊聞後宮

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

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

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體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蠶斯。蠶斯，蛇蟠也。其性不妒，故能子孫衆多。詩曰：蠶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

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節卦彖辭文也。注左氏云：謂謂車服名謂爵號。

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令。杜預

杜預

作人

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

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嚴

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適

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儒黨

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

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時人多

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劉

案文當作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

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服曰夫

為妻齊縗杖背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

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

乎後公車徵為大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

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

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

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

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

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

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

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

顯等為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
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為
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辨讖并它
所論敘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
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
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
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
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

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連則弘道以

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濡跡解見荀公之

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

虎尾焉易履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又曰

尾者言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

揚彪黃又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

若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

春秋家貧無書每之入閒所見篇牘一覽多

能誦記性沉靜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閣
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
莫之識從弟或持糲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
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或及
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
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
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
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
義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典以經之群籍以

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
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
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
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
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
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
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
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肆放
也 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

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
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
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
皋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舜謂契曰汝作司徒敬敷教在寬謂皋陶曰汝作士
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
帝耕籍田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右桑蠶宮日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為之宮僅有三尺也國
無遊入野無荒業財不費用言自足也力不妄加
以周入事是謂養生周給也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
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
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
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
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滯風百姓上下覩
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
不回感外無異至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
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
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

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至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卑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明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率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脩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脩國政而寄軍令

鄰國不知是謂秉威賞罰賞之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教

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

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

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

則惡不懲矣賞勸謂不之止善罰不懲謂之

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

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

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無為

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為無為

事無事又曰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
故德交歸也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
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
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
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
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
右史書事禮記曰天子朝且于東門之外聽
立于其中動則左史書
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之言則右史書之也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

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
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

懼焉

淫過地左氏傳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
而名章書腐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

也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

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
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
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
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
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亦法乃

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六焉先王
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于是夏而歌之也亦惟厥後
求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
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
賢能於是天入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
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濟成也損益盈虛
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
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求惟祖宗之洪業思

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
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
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
亦足以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論數十篇年
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傳

韓韶字仲黃潁川長社人也少仕郡辟司徒
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被
散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

諸

韶為嬴長

嬴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

賊聞其賢相戒

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辨理而不為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傳

鍾皓字李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

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表仕

避隱密山

密縣山也

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

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

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

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

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頌之自

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

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
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
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
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
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
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曰人
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弟何期
不與孟軻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

其

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

母國武子知之而責慶克夫人遂譖武子而

逐之事見左傳○劉放曰正文案昭當作招

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

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

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列招九

膺台輔逡巡王命空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

為司隸校尉海內先賢傳曰繇字元常郡主

尚書郎辟三府為陳寔傳廷尉正黃門侍郎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
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
廡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
讀。縣令鄧邵試與語，竒之，聽受業太學。後令
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入者，同
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
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
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
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

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

檄板書謂

發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

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

待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

之。請從外署之舉不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

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

至輪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衆人言

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

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

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

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甚喪
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
也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
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謂司官
司之官也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
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
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
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

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
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
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
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
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
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
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
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
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

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刻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賜等常嘆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同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也欲特表以不次

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巳時五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先賢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爲謚有六子紀譔最賢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不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

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汧隴以東南洛以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祚有

道守在四夷

左傳曰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也

宜脩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

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

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

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

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

累卵

解見皇石紀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

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

嚴嚴讀日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

尚書今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
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群為魏司空

群字長文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
羣紀之間先與群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也

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笏諶字季方與紀

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

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群古者諸侯朝天
子卿執羔大夫

執鴈士執雉成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終先

群言衆多也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寔紀諶形
像焉○案正文多一者字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闕豎擅恣故俗遂以道

身矯絜放言為高放肆其言不拘節制士有

不談此為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呼叫譏
笑之也

芸除
草也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

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

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

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以所聲教廢於

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文皓韓韶就吏羸寇懷

道太丘奧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

曾之言 則也 慶基既啓有蔚穎濱二於承則八慈方

繼塵字一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以慈為

語者及所論議皆當作謂以彼物為棊事乃

堂作為其字從平聲後人傳寫之誤為謂相

亂難為悉故

學者宜知之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愈卦動輒於建

不結此張王整校正

不結此張王整校正

